



龜桑夜談

下

15
1239
2上



門外
卷 2 止
2401
1239
卷 2

龜桑夜談卷下



大和 棘樹光映 錄

餘人則不論若武人則宜為台學矣天台專
談真俗二諦之義其俗諦者大而謂之則上
有佛界可欣下有地獄界可厭中而謂之則
人界分四州今此南州中天竺而諸洲環焉
行五常五戒者生于此界五常者曰仁義禮
智信五戒者曰不殺不盜不邪淫不飲酒不

龜桑夜談卷下

妄語小而謂之則吾此神域雖不大頗有膽
畧故以仁義忠孝理之則無人不_服矣四民
大都皆好清心潔行是謂之日本魂須禁洋
書斷耶蘇宗戒噉獸肉是其所以振國威也
了知如斯之義謂之俗諦三昧矣真諦者名
蕩相物皆無實體不可以凡情局也大而謂
之則佛界不定佛界故現種種身相利益衆
生乃至地獄界未必地獄界故正心改悔則
忽免之中而謂之則舉賢任能、勤禮讓則

大寶尚可獲矣若漢高祖是研智施仁能用
英傑則無國不治矣若元世祖是驕奢放逸
偏愛佞人則雖龍體尚不得其終矣若隋煬
帝是虐民縱慾苛政累日則雖萬乘尚就囚
矣若宋徽宗欽宗是小而謂之則勉強不止
則物咸成其器矣高適五十始學詩為杜少
陵所推蘇洵三十始讀書為歐陽修所稱若
我道風視青蛙之攀柳枝而奮勵以得其妙
於筆道矣明詮和上者感檐滴之穿巨石而

策勤遂施其名於南北矣萬物本無實體故隨行業而變是謂之真諦也然而屈真則墮空見屈俗則著世法俱有大害故不屈真而能觀變化不屈俗而能勤世法是謂之中道王三昧矣而如其諦理以心眼觀之不得以肉眼觀之武畧妙亦在能知此諦理令聊辨之名將良師握麾而領大軍謂之本隊虎賁龍驤自執槍戟進在軍前謂之先鋒智士戈漢竊卒精銳以闚其釁謂之遊擊其餘後軍

輜重等各有所守是其俗諦也然而本隊未必衆先鋒未必前遊軍未必寡八陳變成長蛇鶴翼化作魚鱗如是千變萬化無定者是謂之真諦也然變而無形則士卒亂有形而無變則敵易闢故名將必帥無形之軍能使士卒平覩其形帥有形之軍能使敵不知其形矣如是義是謂之中道台門學徒惟能知之故昔源滿仲平維茂同師惠心院僧都源信學台宗而軍略得妙等舉令名由此觀之武

人須為台學矣適有客失笑曰方今恐無源
信余亦笑曰不特無源信恐不復有滿仲維
茂矣蓋二將軍仕朝而謹慎精忠臨事而明
斷智略並壽八十餘歲不可以不慕也或問
真諦又曰空曰無然耶不答曰然或曰子所
言之真諦恐是非空無余笑曰吾子幸勿認
名失義四明尊者曰言寂光無相乃是已盡
涂礙之相非如太虛空無一物吾道真諦亦
如斯矣

或問本邦軍畧出於釋氏不識有諸答曰信
玄謙信以能得軍術如是謂之歟未舊記中
見之義推思之理或有之前九幸之戰以賴
義義家為將以加藤景通大宅光任等為卒
可謂名將英卒所古未有然而不能容易斃
其賊矣以余觀之賴時經清真任宗任等僉
暴虎馮河而非固有遠畧特僧良照善戰善
謀暨其敗倏去在羽州是似得孫子之動如
雷霆者蓋其所以容易不敗由有此僧歟又

源義經從鞍馬寺僧圓忍學兵書遂施英名其師之不尋常也可知矣世相傳曰義經在鞍馬寺而會天狗學兵道是亦兵略呵、呵、於平氏盛時育興其家之源將軍智謀計策不可不密余由一谷屋嶋壇浦等之戰畧想見其師真是天狗真是僧正坊衣下匿如斯之人士出如斯之人是其所以稱魔王尊也又若吾神祖從僧大原而學兵書百軍千鬪遂致古今未有之昇平由此觀之則

軍陳之祕奧實在吾釋氏焉

人無所競則必流入於懦矣若爭而不已則必生於大害矣故君子以禮導之語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其所所以擅弓之被稱也蓋弓者破魔攘妖之器論其形則標老者之可安言其功則法于以近窮遠矣若加一點則成弓、者彈也吳越春秋云彈乃生於古之孝子孝子為父母作彈守之若添一木則成弔曲禮云

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古人曰人持弓是為吊
上古無以薪守棺槨故吊問必持弓如斯之
道義豈可一日廢之乎故左右之則弱若拂
之則弱不可不知也有人曰弓功不如鳥銃
故近世廢之余曰不然往昔堀川帝患魘
魅源義家花甲而直禁廷魘魅急時義家睨
視殿上執弓三鳴虛弦大聲自喚其名帝病
忽愈鳥銃豈有此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
稱其德余於弓亦云之

或問皇國武器大略出於釋氏然耶不答曰
余未之詳只述其所聞吾子須裁斷之余在
東都之時適見吉田藩士某所筆云源三位
以來弓術相承之祕記其中有云我國弓法
受之文殊薩埵之義賴光朝臣幼名文殊由
此如是謂之歟又野史中徃、記椒花女授
弓矢之奇談同云文殊化現故如是謂之歟
並宜考之又鎌倉右幕下召西行而問弓術
由此其法傳于世矣此事膾炙人口焉乃有

千手院鎗有寶藏院是製其器歟將傳其術
歟至如炮術則專成于釋氏若北條氏根來
衆上杉氏高野衆是也若打拳乃雖諸記錄
中無所考釋門之徒皆躬不貯寸鏃而能縱
橫天下不可謂暴賊狂漢無之不可謂蟒熊
豺狼不出由此思之妙得其術也推而可知
矣若爾者武器出於釋氏之說非無其所由
也歟

三國志中有孔明造木牛流馬之說初吾以

為欲竒其人而設此說後視饅頭亦出於孔
明稍疑之屬者得間偶讀演義忽知其信然
矣原是一物上則遲名之木牛下則速名之
流馬今世俗所用之車櫃是也何以乎知之
其法云轉者為牛足豈非車乎又云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依之考車輪其圍僅一尺五寸
與今所用之車輪全同又云每牛載十人所
食一月之糧流馬法云每牧受米二斛三斗
其大小亦同今所用然而以軍中四飯之義

料之二斛三斗，乃十人一月之糧。十人一月之糧，乃二斛三斗也。當知木牛流馬固非二種矣。故其法亦於木牛則只說用具於流馬專示工法焉。爾後視世上木魚鰐口鯨音竹馬水龍紙鳶之類甚衆，近者繁劇似車櫃可用，故余辨之以示武侯之有功于世上。兵者素凶器，故用之則咸有害而地雷火尤甚矣。是諸葛氏之所以滅烏戈國而却悲歎者也。余偶得其預防之術，雖未試之不其違

也必矣。或問之答曰：傳聞咸豐三年癸丑六月懷慶府之戰，賊專用地雷火，城將余炳燾襲寶鏞等聽罪囚某言能防之，彼已能防之，我何不能防之。此是仁者事，握麾之人宜學之矣。若巨炮非土牌則不能防之，故以為難矣。若小銃乃不然，用竹楯則能防之，蓋竹楯者采倉氏之所製也。昇平日久而失其傳，故人皆以為近來炮術盛無敵之可畏矣。以余觀之

不然夫已用巨炮則人亦用之已得小銃則人亦得之何以之期全勝乎孫子云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多筭勝少筭不勝戎馬之士或有不知之者故余告之有人以一實神道事問之余、答曰吾未之學也彼怒曰汝其職而不知之若不尸位則必素餐豈得免其責余失笑曰台門多事何以一二之有不知責之昔者周勃陳平不知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然而天下後世不以

此故短二人矣又晉王述不答王導問江東米價而天下不以之言述不知民事者也又燕梁琛不答秦人問燕治亂而後世不以之為琛不知世務者又吾紀長谷雄不答三善清行罵曰無戈博士時人不以之言彼不戈而不能校之又管原為長不答聖一國師問子於孔子何世識者不以之為學力不足矣吾子何責之甚矣哉彼不答而去侍士怪問曰師於東都屢學一實神道事而今言不知

其故何乎余曰佛有四答其易解者直答之謂之定答其難解者云、說示謂之解答若有學智者而其所問甚深佛反問教之謂之論答非問則不答謂之置答往者某到靈峯尊者所問何故極樂在西方耶尊者答曰此非善問假使極樂在東汝又問何故在東豈非戲論乎又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而行方今國家多事三港患覬覦四海悲逆浪實是危急存亡之秋也士大夫宜慎其行

業思上侔君王下拯蒼生以致昇平矣然彼不省其行而妄言他為之非問又名戲論是吾所以其不答也况一實神道者吾山家大師闡揚其義而桓武聖皇深信受之天海大僧正更說之而東照神君專依用之須為其法孫者慎護持之為其子孫者仰尊信之是謂之孝道矣然彼不加意于是而竊畜刺螫是非突我意在突二大師又是非無方今意在無兩君上矣孝子法孫不可不知也

口倦乞茶時侍士垂頭而睡嗒夫歐陽子之云助予之歎息也亦如斯矣哉
余固不與世交雖然若有敲柴門者則不復拒之而月下客槩稱儒者文士之人也有人深患之乃諫曰劉勉之謝病而不見秦檜陳亮恥謁曾覲踰垣而逃子所見之士大畧皆排佛闢釋之輩與此交猶如與仇讎親矣豈可不忌乎余微笑而答曰我未聞其排佛闢釋之說矣子得無非訛聞乎昔者韓退之大

排佛教司馬公亦不好佛教然而余數稱二公是非稱其排佛教也又非稱其不好佛教也退之固能文學且為人忠良若溫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忠直誠實我曷為不於二公稱之人各有所主故其道以不同或嫌之非無其所由何足認心矣韓子嘗有言曰遠地無可與語者獨僧大顛頗聰明因與往來彼已如是是我何拒之若秦檜曾覲以不足共道二賢避之歟曩者林羅山雖深忌佛教

於吾天海大僧正前不謂之然澤了效亦好
排佛教於元政上人席上未談此事矣余讀
歐陽永叔本論有感于是矣釋氏之徒不可
不勤也

或問方相馬將門反也諸佛現威百神顯靈
弘安四季蒙古窺我時亦如是其餘咸無不
然矣特怪近者國家內有干戈之難外有醜
虜覬覦之患然而未聞一佛之現靈一神之
顯威是神佛失德歟將僧祝加祈之不足歟

答曰僧也祝也莫非王民曷為其不憂之故
無祈不加無禱不作而佛神不應是有其故
佛深嫌肉食倘犯之者來則必避之神亦大
忌之故古來有忌服制然近來或有噉獸肉
者而當路不之制矣不正斯人而作此祈禱
譬如執燭覓闇卒風追舩行則去到則滅何
威靈之有嗚乎叡嶺藥師長等彌勒俱是千
年靈像勢窟八幡加茂春日並是萬世鎮守
其餘神社佛閣無不靈無不威矣儻攘腥羶

制洋學禁肉食研神膽事忠孝潔禮法而求
之於神願之於佛則神威佛德恰如旭光國
家昇平可屈指而俟矣國人其思之則其十
或問世上僧十而九遇人則必說佛教功言
佛像靈又若有學力者往皆謗儒士矣其
不謗之不言之不說之者悉皆魯鈍凡庸尚
不能讀經文之輩然而子未有斯事竊疑得
無非復魯鈍凡庸耶答曰余也固魯鈍固凡
庸而不似世魯鈍凡庸也余之不謗非未必

謗故有時而謗矣余之不說不言非未必說
未必言故有時而說之言之昔者唐柳子厚
深信佛教以天台十疑論書之其牆宇常以
憶想淨土矣又宋蘇子瞻喜讀佛經其讀之
也必以僧伽梨加躬其好之如是其信之如
是則我何惜其說之言之又若漢楊雄宋王
安石以其學力文戈謂之則宜稱英雄又宜
稱豪傑焉以揚之為莽大夫謂之則是逆賊
是叛臣以王之施新法謂之則是姦魁是佞

夫有若此二人而我非之是其所以吾不似世魯鈍凡庸也或者噴飯而去有人大排佛教余聞之請面謁左右人曰寡君不喜緇流通之無益余曰欲一會謝之庶幾許一而公乃謁余問曰公闢佛教逐僧侶焚經卷毀寺宇有諸答曰有之余避席再拜誓首而謝曰幸哉幸哉公怪問其故答曰燭以剪而光愈明鐘因擊而始有音故擊之強則發其大聲豈得不喜且昇平日久而人皆

怠其業寧不強擊則何以覺其眠是吾所以再拜誓首而謝之也然而敢問公之所不喜在其人歟將在其法歟公曰其法固杜撰故我不好之而其人蒙昧縱放破戒無慙故我疾之嫌之余曰士大夫之見搬戲入遊所豈非破戒乎而語之慢之豈非無慙乎文武之士未必能其道而居其位食其祿豈非蒙昧放縱乎若爾者胡特責釋氏且試問文佐如管家大織冠武弼如賴義多田新發意以為

何人耶公曰賢歟聖歟凡眼安定之余曰然而四君之信佛教大勝於方今信佛教者矣詎無所以而如斯信之乎雖然道不同則不相為謀故今不論之宋范純仁有言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公冀默想此語公曰願聞其詳余曰我熟視世上或有文士而不知十三經二十一史名目者或有武人而不知陳列行軍又不知弓馬鎗劍者而其所得之秩祿官位有似韓子之攻揚

城者頭髮之人不可不知也今釋氏之徒雖愚黷以余觀之未如斯甚矣謂其讀經則曰法華曰涅槃曰華嚴曰大集曰何曰何其讀之也雖不如心經自我偈亦非不能讀者論其法場則曰八講曰曼供曰法華三昧曰常行三昧曰何其行之也雖不常住茶飯亦粗知其事若官祿亦類之焉彈丸祿雖對陶家而可愧皆積多幸功漸獲之僧正僧都雖向桂冠士而難言苦修煉行方始到其位故

若其愚假令笑之若其勞不可不賞也公色沮余進曰昔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其言慤慤其義明白公幸思之令也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其祿不為薄其位不為下然而皆坐食安眠若子厚之徒出攻之則或有汗顏之不暇拭者勢力雖不同其理乃固同不自省而責人則庶民恐不服矣公避席而再拜誓首曰謹奉訓偶有擊柝之聲舉首則夜報四更笑曰噫夢矣夫

友人某好排佛教余誠之曰昔者明顧迴瀾有言韓退之一生闢佛老然而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夫退之尚如斯矧不退之乎又有一人數言釋氏之非余禁之曰毋矣山本北山者東關碩學嘗序宋三大家絕曰豁開真眼睛黃金錕其義基荆溪大師金錕論然是非黃金錕金剛錕也彼只知金為黃金而未知金為堅剛矣可笑也又賴山陽者

西海宏才嘗記信玄事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画史為己像執紉及索蓋執持劔索者不動明王而非不動佛彼只知釋氏拜佛而未知菩薩明王二乘諸天等有之譬如田夫野人之知君王在宮中而不知其他指納言辨官曰皇帝陛下矣二大家尚有斯失螢雪之徒不可不謹也又有一書生好依用佛教評論其事余憂他招人之謗而禁之彼問其故答曰往昔九方臯能相馬其子傳相法而得

一馬臯見之則駑也一笑而更審說其法他日復得一馬臯見之則騊也乃歎曰驥失而駑失而騊學之愈差余視世俗之評佛教愛之者但愛其駑與騊憎之者亦但憎其駑與騊愛憎雖不同至其引知者笑則不異矣故吾誠之語云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深矣夫聖人之教

或問關將軍顯現玉泉山時普靜長老以麈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公於言下頓悟雲長

安在四字有何深旨乎如斯施其功耶答曰
有中說無、中示有皆是我釋氏中妙談非
真大丈夫則不能以得其旨矣公素英雄因
最後一念抱怨恨失其英失其雄故區、而
求我頭長老一喝閻室頓明於是再見結義
於桃園之關將軍何不開悟哉或曰有無妙
談可得而聞乎曰關公不獨死曹操亦死孫
權亦死公寧免麥城之難豈能保百季之齡
是有中言無也儻無中言有者公以義起以

義死雖死猶生故天下後世雖婦人稚子僉
知關將軍何所惜之有然而令曹操安在孫
權安在呂蒙安在馬忠安在只覩端人正士
之唾其面上矣吁

一儒生來問曰成佛往生加持祈禱等者我
固不信弗知其餘佛教尚有益耶答曰成佛
往生者宗門大事不可為凡庸說加持祈禱
者余固不之作矣惟佛教之有益世上吾數
辨之客問其故答曰聖德太子曰釋典三國

通宗百機歸極賢者賢宗覺道愚者愚恐因果不說導政道不治正萬機故諸國諸王敬之是其大綱也客問網目答曰慈悲不殺謂之大仁正直不盜謂之大義謹慎不犯謂之大禮明識不醉謂之大智假爾不偽謂之大信客失笑曰不殺乃仁一端何謂之大其餘咸小事實不堪捧服余曰吾子以射鳥網魚特為殺耶客曰然余曰是其所以不知而笑也蓋無故而起土木是殺艸木也不時而使

庶民是殺其業也花下開樽綠陰煎茗將賦詩詠歌聊消遣世慮之時若有騎馬起塵大刀拂興客則風情頓消雅懷忽滅是謂之殺風景矣又晴日溫和孝子攜老母慈父誘愛子將得浮世一日閑誰知無雨而木履高響長劍短衣怒於無故呵於無罪是以兒子啼而走老父瘋而蹶是謂之殺伐矣矧近來或有瞰國神所忌獸肉者是殺神慮也又或有愛四民所嫌醜虜者是殺民心也如斯殺業

吾佛教皆嚴禁之吾釋氏之徒皆慎不犯之豈非大仁乎客問盜戒余曰世人皆以梁上君子特為盜吾子亦然耶不客曰然余曰曷為其然蓋有司百官之不勝其職也是盜其位者公侯伯子之不善鎮撫也是盜其祿者文士而無學力武人而不知鎗劍之類是盜其名者繁劇中入遊所曰之偷間在君下不憚惡曰之偷眼吾法制之吾徒持之故曰正直不盜謂之大義客問其次余曰世多以觸

婦人特為淫犯是謂之蒙見蓋好學而不知世事是淫書籍也精練武術而不辨禮法是淫刀劍也愛玩風流而破產業是淫詩歌也愛器械好室屋而失家德陷赤貧是淫器械也事酒色而不勤其道醜花街而不顧其父母是淫佚遊也又不敬王公大臣是犯貴人也不尊公侯伯子是犯州郡也不怖有司百官是犯君上也不仰師父不恭老長是犯恩德也酒食不知讓道路不知避是犯人倫也

如斯淫犯非一二吾法咸禁之吾徒皆守之
故曰謹慎不犯謂之大禮客又問其次余曰
不知者或以為不飲酒是飲酒戒吾大法豈
局此小事耶正法經云祇陀太子白佛言得
酒念成佛曰若如汝者終身飲酒不以為惡
客曰爾者何以乎為飲酒戒余曰不醉是飲
酒戒客問其故答曰若晉武之養五胡於中
原以貽子孫之患是醉夷賊也若隋煬之南
伐東征不終其身而喪社稷是醉勇威也若

王安石之施新法而廢祖宗政遂覆宋社是
醉私智也若童貫之貪土地求榮華妄動干
戈而亡國家是醉利慾也庾亮醉月傾晉祚
玄宗醉華吟馬冤陳叔寶醉詩投枯井徽宗
醉画入囹圄其餘醉人不暇枚舉吾神域自
米賊侵浦港以來普天皆醉惟吾家清侶未
曾醉故曰明識不醉謂之大智客更又問其
次余曰信者真也謂赤心不違諺云大丈夫
一言駟馬不能追故魏高允臨死不易辭是

謂之言信又古人曰鐵漢之志以富貴不可
動故文天祥正衣冠而就其死是謂之心信
吾不妄語戒大畧食如斯矣曩者碧峰尊者
誓護持佛教明大祖徃見之碧峯不作禮大
祖怒曰汝知有殺人之大將軍耶答曰汝知
有不怕死之和尚耶大祖自是信佛教敬沙
門蓋吾釋氏言可則必可言不可則必不可
至死不變故曰假爾不偽謂之大信佛教之
有益世上粗如斯矣不可不知客俯而無言

余曰如上所言吾法初門乳臭小兒亦能知
之千緒萬縷尚有深旨可復辨之耶不容掉
頭曰否、我不欲聞余笑而止
宋孟珙字璞玉號無菴居士絳州人天質溫
厚其在軍中也面色凜然若不可侵退則掃
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
滋味尤長佛學實宋末名將也我上杉輝虎
初曰景虎天文二十一年自薙髮號謙信又
曰不識院為人嚴正愛信重義其赴戰場神

出鬼没人不能測執麾蒞敵則叱咤風生故
元龜天正間之英雄論者皆以上杉氏為第
一有人評之曰謙信終身之為侔於兒戲其
智勇膽畧超出於萬人然觀其平生所為則
祝髮被緇不畜妻妾不茹葷腥恰如律僧又
或者評孟珙曰珙嘗將兵破弗共戴天之金
賊又破元人于黃州挫其精銳後遂復襄陽
等可謂功大德高矣然其平生厭塵勞避聲
色殆似沙門嗟夫是二公之所以張威輝武

轟其名於古今也觀斯人評斯人何其淺近
乎哉蓋佛教者以決死為要武夫之臨戰場
亦如是故尉繚有三忘說曰將受命之日忘
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授抱而鼓忘其身若
吾徒亦欲攘無明強敵出生死大海而忘其
家欲化生世父母以報其恩而忘其親
欲大慈大悲廣度一切衆生而忘其身是謂
之釋氏三忘也又兵書謂鬼神不測其奧祕
在于佛教觀形曰之俗觀變曰之真變中不

失形、中不失變妙施其用曰之中道用之已則敵不能侵用之他則人不能守是謂之三諦不思議佛教之有益軍中也其如斯矣然而珙之遠聲色信之不畜妻妾亦有所由矣孫策者江東豪雄周瑜者吳國奇戈由愛二喬而共不得壽吾義貞朝臣乃南朝名將以勾當內侍故失機會豐太閤乃皇國英傑自生秀賴膽畧大減由此觀之二公之所作迴出常情矣大丈夫之處亂世不可以凡

眼議之也或者之評孟珙有人之議謙信譬如烏雀之笑鸞鳳犬豕之誹麒麟矣故余揮麈尾辨之或問嘗聞佛教以慈悲為主以救濟為要然子說武器出於釋氏或辨軍畧在浮圖中夫軍畧者詐謀之術武器乃咸殺人之具於慈悲度生宗意甚矛盾矣其義如何答曰佛教中立折伏攝受二門攝受門者昆蟲不殺怨敵尚救折伏門者有賞有罰是其所以智度

大海無法不有也吾慈悲雖深重若蔑如君
父擾亂國家者豈不誅罰乎舜放四凶孔子
誅少正卯人不以之為不仁矣諸葛亮造連
弩李綱製神臂弓世不以之為殘虐矣往昔
僊豫大王殺五百婆羅門成大善根末利夫
人犯飲酒妄語二戒救無辜佛世尊以之為
大功德焉蓋武器軍畧由所用之意不害吾
大慈悲也

夫事有美而不美在其中者如曹操讓還三

縣且下令曰云、者又如隋煬帝遊巡至塞
外突厥啓民可汗待之甚厚帝大悅賦詩曰
呼韓誓額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
單于臺是也又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
梁武帝遣使求成于魏乃曰戰爭多季民物
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又如後唐明宗每夕
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
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也近者大修補
帝陵自君王謂之則孝養也自臣下謂之則

忠勤也美莫大於是然而實以之為美以之為忠孝則數代帝王如不孝數世臣下似不忠焉余甚疑之夫有為君如仁德天智清和為臣如武內宿禰中臣鎌子管原道真而不作此大盛事不可以無其所由也延曆十年辛未三月二十三日太政官奏方令國忌日多朝政曠廢請除親盡者帝從之有人曰廢五世以上親盡之忌日余雖未之詳猶可考矣孝經云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昔者

光武復興漢祚定都雒陽設高祖文帝武帝三廟而不置其餘矣元帝中興晉室惟祭宣帝武帝蓋祖廟乃無限人力乃有限以有限之人力祭無限之祖廟其義不可不考也白虎通云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始終而為之制以碁斷之又云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皇國之士大夫須加三思矣或問發祖先之壟則子孫必絕矣不識有諸答曰未檢其據理則有之人之死無不必意

其家故精心殘守其家矣子孫繁榮蓋由于
是儻發之則精心即散矣是之所以不榮也
薰香之衣洗之則無香氣鋪金之器研之則
絕光彩矣又無不子孫祭其祖無不臣下拜
其君廟其氣凝而增祖威德矣然發之則其
氣散失是之所以不振也例如靈佛靈像修
補之則失其靈也或者默受而去
東坡居士以蒼茫二字用之仄聲六如尊者
葛原詩話中舉舊說共疑之余曰是原躁暴

坡翁以音通用之所謂蒼率騷忙之義何足
加疑蓋蒼茫瞰奔流者率爾瞰奔流也奔河
蒼茫間者奔河騷忙間也俱非難見尊者博
學宏才偶失之余視近來以似字為示義者
察之愚者一得亦堪笑焉並是以耳為爾以
研為硯之類初心不可以不知也
磬同字以音別之磬者石磬詰定切乃樂
器也磬者音禁正音渠禁切轉音居蔭切俱
禁止之義也俗間或為金或為磬皆非矣不

可學也若鈴、之以音別之小童愚夫亦能知之至於磬、則雖碩學高手多失焉故今辨之
倩字國人訓之熟以字書無此說學者或疑之以余觀之固不足怪倩原青人猶如少季少季筋骨未定其是非得失不可識故視其生長豈非熟視乎字書又說為暫雇暫雇乃傭夫也傭夫之辨事不如家人熟矣故望其漸熟亦是熟義庾肩吾詠桂曰倩見令移處

何如月裏生又歲盡作曰梅花應可折倩為雪中看之兩詩以上所言意觀之則彌有風韻有人以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方朔字曼倩皆美也難之余曰亦是少季之義徒然艸云老智之勝於若也猶如若姿之勝於老矣有人笑而去

款冬花邦人訓為山吹漢學者為謬而笑之余以為是非謬也按東都俗稱福壽艸者是款冬花本艸款冬花註云出雍州南山及華

州十一十二月采其花應以知之僧房逢著
款冬花之語亦指福壽艸故下句曰十二街
中春雪遍蓋福壽艸之傍梅花在席上猶如
見矣吹落並國音富貴然而似而非者邦俗
以犬牛并山字別之犬蓼犬山椒牛葡萄牛
龍葵山桑山樟山芥山牛房之類是福壽艸
其形似鑽凍焉鑽凍可食福壽艸不可食故
云山路、吹國音通故轉為山吹固有其故
非謬也必矣又以枇杷花為款冬花若云惆

悵款冬花樹下一搏今日共誰開者是同名
異體者和漢其類不尠且以水馬影礮之類
可知之與馬共學水術謂之水馬又清水虫
謂之水馬其名同而其體遙異又陽炎謂之
影礮蜉蝣謂之影礮動物天文其相不同今
以福壽艸與枇杷花俱名款冬花其義同于
是矣屈醑醑為山吹疑之者非論限也
輓轡韻詩一韻則必用同字倘步餘韻則未
必然矣蓋用同字則有風情矣余嘗遊奧州

過天狗橋適賦一詩曰巖岩不可攀曲流飛
石急天公為設橋、竒勢成卅橋上我先行
碧淵人倒立左右不能從吞聲垂涕泣顧望
膽彌寒殆欲拋蓑笠始知行路難世間無不
急或者視之忌其重複故改之曰始知行路
難物無不崑岷是頃世情也耳由云行路難
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思之世間
無不急之語似大有風味焉若顏延之題劉
伯倫曰劉伶善閱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

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
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滅聞見與自此見相
對其味彌美若用餘字則無此風致矣轆轤
韻妙良有所以其法未闡故聊辨之

蓋評他人之詩句甚以為難矣余嘗舉有人
之謂月流雪外乾坤潔風至梅邊天地香屢
稱之後視古人之謂屋連湖水琴書潤窗近
花陰筆硯香始知其不可稱焉特我非然或
者以有人之謂夜半出門林月白滿山花影

不逢人頰稱之余出六如尊者之謂黃鳥自
啼還自聽溪山十里不逢人示之或者微笑
而去又遠思樓集中云間却岸頭獨木橋筱
崎小竹評之曰此景屢見未經人言余以為
不然林逋詩云獨樹為橋卜結廬豈非獨木
橋乎如是之類世上甚多好激論之人不可
不知也
或以蘇老泉之論漢高祖問之余答曰議論
者素研智之術故其義不一矣有正非義有

示不知有論時勢有評人品有舉古議今有
宜今說古有以有為無有以無為有故不可
以一邊而決之也老蘇曰高帝之以大尉屬
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余曰不然蓋以治干
戈忽劇不特為安矣勃雖木訥不學能閑軍
事頗知機畧且重厚而不破事故高祖以之
為太尉士卒服從百姓畏敬是其所以安劉
氏也元光元季東海不治武帝以汲黯為太
守黯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又元朔元

季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避之而稱廣飛將軍遼道宗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是其所以安之不局於治干戈也又若其命平勃捕樊噲以余觀之帝心未必在殺噲矣原夫經戰場之士多是倔強故隋文帝數賀若弼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唐太宗怒尉遲敬德曰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醢非高祖之罪後文帝亦下周勃廷尉獄

既而赦之以二文太宗之所作者之高祖之不殺噲也必矣或曰若爾者何命即軍中斬之耶答曰是其所以帝心不在殺噲也周勃重厚不輕為事陳平多智能識帝心故帝命二人而不疑矣是其所以高帝之智明於大也或曰爾者彼說以為非哉答曰否設以彼所論為我言則老蘇必以我所議駁之或曰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之論可得聞耶答曰可曰何謂之以無為有乎曰鷺道烏是為

無理歟雪字以墨書客笑而前余曰昔孫楚
答王濟難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
欲厲其齒余憂脫其齒溺其躬然而世人稱
之豈非以無為有乎客曰以有為無其義如
何答曰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
之形容領而進余曰昔漢武對群臣曰人中
長一寸壽得百歲東方朔大笑焉帝怒其不
遜朔謝曰臣不敢輕陛下但笑彭祖面長帝
問其故答曰彭祖壽八百歲儻如陛下所言

則人中八寸面一丈餘帝大笑焉是以笑帝
之實移笑祖之虛豈非以有為無乎客喜揖
以其額打吾額相與垂淚而笑
初吾讀阿房宮賦祇為傷嬴氏而未知牧之
其賦之以諷敬宗矣又讀荀卿論只為評荀
子而未知坡翁其論之以駁王安石矣適見
敬宗拒張權輿之諫幸驪山溫湯曰驪山若
此凶耶我當一往以試而始知杜氏其用意
之深矣爾後案之敬宗太似二世焉二世紀

云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敬宗紀云上
性好土木興作相繼又云發諸軍及丁夫二
萬穿池修殿二世紀云群臣莫得見其面也
又曰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趙高敬宗
紀云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
大臣罕得進見然而二世飲宴無度遂死賊
手敬宗專愛宦者樂人且事佚遊而為宦官
劉克明等所殺是其所以阿房宮賦有之也
若荀卿論亦同于是矣蘇子曰荀卿者喜為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王安石設新
法而欲變風俗立法度是豈非為異說而不
讓乎又帝問唐太宗安石曰當法堯舜何用
太宗又帝稱魏徵諸葛亮安石曰陛下誠能
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二子者何足道
哉是豈非為高論而不顧乎蘇子曰彼李斯
者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
周公之井田王安石自定科舉法而廢春秋
儀禮舉不孝之李定而貶孝子朱壽昌是似

其六經不有矣又韓魏公執政於三朝能理其危疑焉安石以詐謀逐之其餘老成君子呂誨范鎮富弼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之輩無一人之不得罪者烹滅三代諸侯之語蓋其有所指歟又王安石為祖宗法不足用而興農田水利青苗均輸等新法置賣鹽場行市易法甚而至粥廣惠倉田破壞周公井田者其謂之歟余以蘇子之言由是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熟覽王氏傳恰

如對明鏡而見之彌知坡翁意非評荀李二人也嗟夫忠良士之憂國也或上書諫之或筆記諷之其用意自古皆如斯深切矣讀書之人不可以不反覆丁寧也

龜桑夜談卷下終

跋



慶應三季歲在丁卯秋八月余有事而適京師偶患風疾將死而瘡者二當是時國家多難以其有眼故弗得不見也以其有耳故弗得不聞也已聞已見弗得復不其憂之也故其疾急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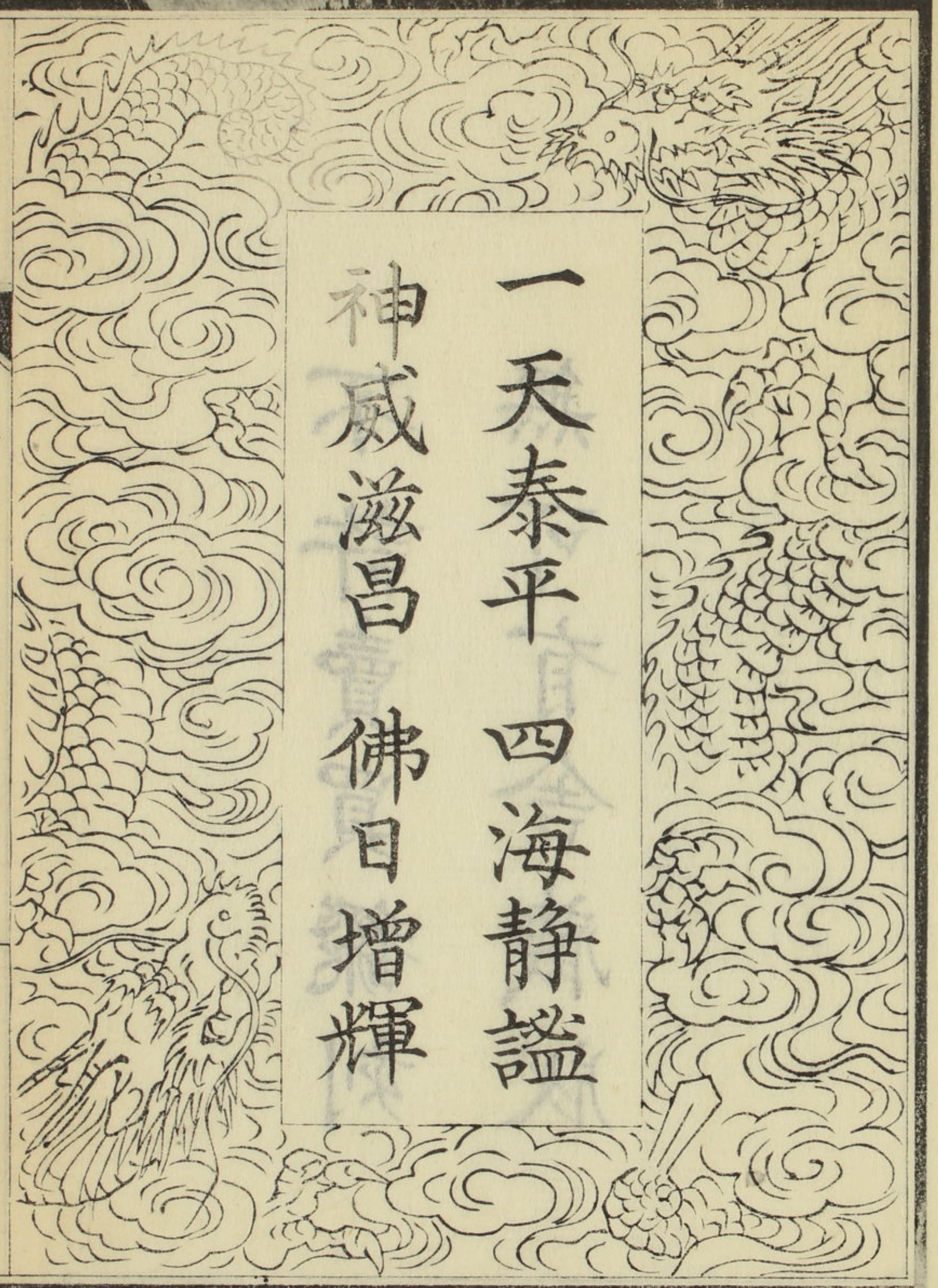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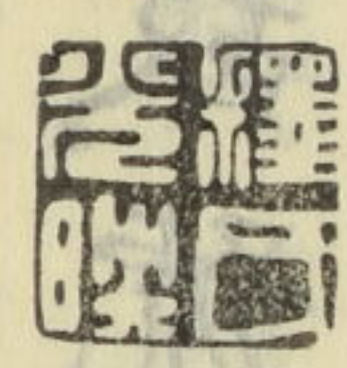
憂其苦其疾緩則憂其國范仲淹曰進亦憂退亦憂悲愁不已遂記其所憂焉唐李絳曰憂先於事故能無憂吾亦欲其如是矣十月二十七日得病間而歸于談嶺十一月初旬風疾復發蓋其痛苦恰似不可治者也門

人某請以嘗在京師而所記書
為之絕筆余乃授之然而其書
章、亂割無義類相從又無篇
次部帙故不可以書名也且審
章、無麗詞無句法段落爛漫
故非文集又其所言苦口勞心
故非消閑之隨筆拂鬱之詩話

文話矣是以自困其難名適讀
異苑有所感故號之龜桑夜談
于時有客謂其不祥余曰昔宋
王鎮惡不能鎮惡而死于賊手
唐李日月黨賊朱泚而殺忠臣
高重捷世人僉怪日月之不明
又漢徐孺子宏戈老鍊豈誰謂

之釋孺矣齊穆提婆不破佛教而却信之事皆由其人不由其名客笑而去因識其事實於卷末云則十二月十六日鳥倦飛而還比也棘樹散人光映昔來

是英亦而風... 文詩美其心自因其曠之盛



一天泰平 四海靜謐
神威滋昌 佛日增輝

不許賣買翻刻
一無可有舍藏版

